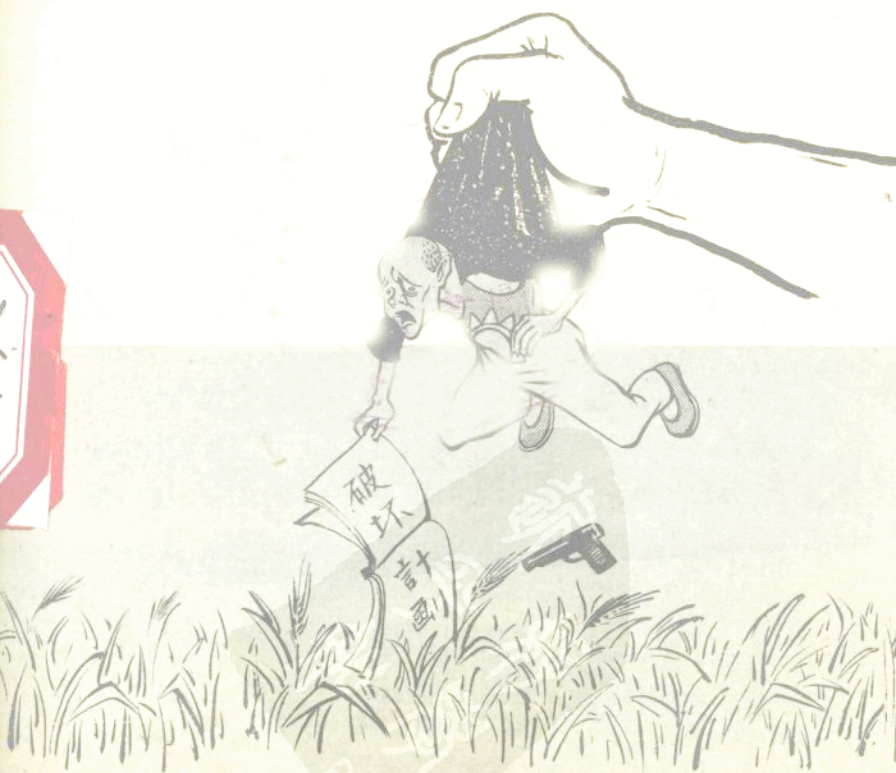


清除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的反革命分子



內 容 說 明

本書搜集的七篇文章，揭露了反革命分子破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罪行。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已經被消滅的地主階級中的分子，有即將被消滅的富農分子和其他殘餘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假裝“老實”、“積極”，混進農業社，進行各種暗害活動，陰謀達到搞垮農業社的目的。像反革命分子破壞李順達領導的金星農林牧社和曲耀離領導的曲莊頭社的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是比較鮮明的例子。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認清當前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認清階級敵人進行破壞的兩面派手法，從而提高自己的政治警惕性和識別反動分子破壞活動的能力，清除一切混進農業社的反革命分子，保衛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

書 號：0530

清除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反革命分子

編輯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刷者：北京印刷廠
(北京東西錢糧胡同1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87×1092 1/36

印數：1—33,000

字數：24千字

1955年9月第一版

印張：1 1/6

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 九分

編 者 的 話

祖國正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逐步地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前進。廣大的勞動人民正在努力地進行建設。不論是在工廠，在礦山，在農村，在牧區，到處都在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但是，那些已被消滅的地主階級、反動黨派和即將被改造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和富農中的反動分子以及一切殘餘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千方百計地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隨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也加緊了。他們假裝積極，隱瞞身份，混進互助合作組織內部來進行破壞。這樣的事實，已經在很多地方發現了。在這一本書裏，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最鮮明的例子。

我們應該從這本書的一些事實裏吸取教訓，提高警惕，把一切混進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破壞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

目 錄

反革命分子破壞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

的陰謀活動蕭林、潔民 (1)

一個漏網地主混進光明第一農業社進行

破壞的種種手段王 楓 (11)

十天毒死了三條耕畜 (17)

反革命分子混進曲莊頭農業社進行的破

壞活動 (20)

富農張興旺破壞農業社的罪行李長春 (24)

“割倒蘿稈露出狼”黃克、俊明 (30)

富農分子王福海怎樣操縱了凱旋社耿萬昶 (36)

反革命分子破壞金星農林牧 生產合作社的陰謀活動

蕭 林、潔 民

平順縣西溝鄉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是全國著名的農業勞動模範李順達、申紀蘭領導的。一九五一年冬建社以來，已成為全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榜樣。反革命分子妄想搞垮這個社，來阻擋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反革命罪犯張來全和張扁則，破壞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是採取“鑽進肚皮去的戰術”。在建社的時候，他們偽裝“老實”“積極”，混進了社。

罪犯張來全同他的父親張成仁，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後，一直把持村政權，擔任閭長職位。以後，勾結了國民黨反動派，供給情報，進行破壞抗日根據地的活動。到一九四四年，張來全在羣衆反對他貪污義倉糧的鬥爭中，才被打倒。可是，他並不死心。他在一九五〇年，曾造謠污蔑、打擊村長郭長則，陰謀奪取村政權。人民政府發覺後，逮捕了他。當時，沒有深究他的罪惡，教育後就釋放了。

罪犯張扁則，同他的哥哥張運科，早在一九四一年就開始了反革命活動，把軍政情報、幹部、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名

單，送給國民黨匪幫，並按照國民黨匪幫的指使在我根據地裏造謠惑衆。他們的罪惡活動，在一九四三年被人民政府破案。張運科是國民黨匪幫情報聯絡站的頭子，被處死刑；張扁則是從犯，得到寬大處理。

一九五一年冬，西溝村李順達領導的互助組醞釀建社的時候，有一部分農民還在猶豫和觀望，個別老組員報名入了社，但還在動搖。可是，狡猾的張來全和張扁則，却假裝積極，要求入社。正像在這件反革命案件破獲以後李順達檢討的那樣，“當時，認為人家願意參加社，是改造得好，思想進步”；當時中共西溝鄉支部也認為“張來全和張扁則雖然過去參加過反革命組織，但是已經經過政府的教育，寬大釋放，現在人民掌握了天下，他們還敢怎麼樣？”有的同志還認為“農村‘中農化’了，用不着階級鬥爭了”。因而喪失了警惕性，吸收他們入了社。他們入社的初期，表現很“積極”，在討論自留地的時候，不少社員要求自留百分之三十，他們却提出只要留百分之二十。他們對待衆人很“和氣”，在工作人員面前，更是畢恭畢敬，“服從領導”。張扁則“積極”勞動，張來全能寫會算。於是，社裏的工作人員當時就到处說“來全、扁則進步了，還能幹，又好領導”。不久，張扁則當上了生產小組長。以後，提昇為生產大隊長，當選了社務委員和模範組長。張來全擔任了會計，一九五三年贏得了勞動模範的稱號。他們還曾以“非黨積極分子”的身份被邀請列席過支部黨員大會。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站穩了腳跟，建立了陣地之後，就開始了罪惡的活動。跟着來的，就是社裏的問題多起來了：工作人員之間不團結，社員之間不團結，生產上常出毛病，制度混亂等等，工作很難推動。但是，這些情況，並沒有引起社裏的領導人員對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警惕，認為是由於工作中有缺點、羣衆落後而來的。不過，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瞞不過廣大羣衆的眼睛的。張來全和張扁則的破壞活動，引起了部分羣衆的注意，但是羣衆認為領導上信任他們，也就沒有在當面提出意見，只是有的社員背地裏在批評社裏的領導工作人員“忘了自己人，看上了敵人”。這個批評雖則傳到了領導工作人員的耳朵裏，但是，仍沒有能引起警惕，反而認為是“羣衆眼光狹窄，疑心大”。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到五月的期間，黨向西溝鄉的全體黨員進行了總路線和農村階級政策的教育，當結合實際，檢查到黨內團結的時候，才發覺了張來全和張扁則破壞黨內團結的活動，開始警惕起來。一九五五年一月，社裏檢查執行社章和貫徹農村階級政策時，大家又查出張來全、張扁則破壞社的一部分事件。經過公安局的長期偵察，查明了張扁則、張來全全部的反革命活動，終於破案，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在平順舉行了公審判刑。人民法院判決書上，寫着張來全和張扁則犯下的七十九件罪惡事實，徹底揭發了他們反革命的真相。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鑽進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首先就是利用一切空隙，使用卑鄙的兩面派手法，破壞人民內部的

團結，以便於掩護他們和施展他們的罪惡活動。

張來全和張扁則對待李順達同志的兩面派的手法是：当着李順達的面，他們表示事事擁護，奉承他。在評分的時候，故意賣好。有一次，給李順達評定給社工作的勞動日，別的社員都認為評定一百個勞動日就合理了，可是他們兩人却提出要定為一百七十個，甚至說，定二百個也不算多（當時，就被李順達同志嚴厲拒絕了）。可是背過臉來呢？他們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了。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次下了大雪，社裏動員羣衆掃雪。這一天，李順達正遇上有別的事情，沒時間去參加掃雪。張來全就趁機在羣衆面前挑撥，說李順達是幹部和勞動模範了，還能來掃雪。一九五二年，李順達從蘇聯參觀回來，把蘇聯朋友贈給自己的禮物（毛呢衣料）換成毛巾，分贈給社內生產模範。張扁則却挑撥說：“這是哄人哩，李順達圖好看好听。毛巾有啥稀罕，還不如一塊孝布。”反革命分子的嘴臉，多麼醜惡啊！可是他們的惡毒還不只這一點。李順達是黨支部書記，張來全和張扁則處處挑撥他同支部副書記馬玉興的關係。一九五二年就在馬玉興面前說：“西溝黨員幹部不少，起的作用却不大。但是像那宋金山是皇親國舅（金山和順達是親戚），就不工作，還是個模範哩！你倒是個副支書，可是在社裏吃不開，人家叫你幹甚你幹甚，成了一個跑腿的人啦！”在其他人的面前，又有意打擊馬玉興。一九五四年一月，縣裏召開互助合作代表會議，馬玉興因埋葬姐夫，沒有能去參加。張扁則就在李順

達面前說：“馬玉興是副支書，都隨便不來參加會議，往後羣衆該怎麼樣呢？”會後又到馬玉興那裏捏造說：“你沒有參加會議，順達對你不滿意，要開會整整你。你趕快準備準備。”引起馬玉興對李順達的不滿，工作情緒一度消極。池底分社會計張發科有一次找張來全研究會計問題。張來全不但不幫助，還說：“你是掃帚吃朵戴帽子，冒充人數。”打擊他的工作熱情。

在黨和非黨工作人員之間，張扁則和張來全也進行毒辣的挑撥。派到西溝鄉幫助工作的縣人民委員會科員陳杰，是一個非黨幹部。一九五二年二月，上級要調他去專署工作，後來又因工作需要沒調，他曾流露出不安心在山區工作的情緒。張來全嗅到了，就在閒談的時候，用手指比成一個圓圈，對陳說：“你要是個‘這’（指是共產黨員）來，就會調走；就是不調走，很快也能起來（指提拔）；你要不是個‘這’，就出死力也不算話。”當陳杰害了病，他的妻子去看他的病的時候，張扁則就格外獻殷勤，給騰房子，特別做飯招待他們。以後，縣委派張開基去擔任西溝鄉支部書記的時候，張扁則又對陳挑撥說：“今年的陳杰可不同於去年的陳杰了！再也不能作主啦。”反革命分子就用這樣一面拉攏賣好，一面挑撥的手段，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了破壞黨在農村中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政策，張來全和張扁則千方百計地破壞貧農和中農的團結。一方面，打擊貧農，剋扣貧農應得的收益，弄得貧農入社以後，得不到

好处；另一方面拉中農，引誘他們離開合作化的道路。張來全利用會計職權，故意給貧苦社員少記工分，少分糧食。一九五三年就有十六戶社員少分了應得的糧食，造成生活困難，產生移民下山思想。尤其惡劣的，是張來全吞沒了貧農路文全的工資米，又改了路文全分得糧食的賬，這一年就使路文全應得收入減少五百斤糧食。路文全勞動一年，得的很少，三次去找張來全算賬；張來全反而誣賴路文全還欠賬上一百八十斤糧食和二十多元錢。路文全的妻子急得跳了井，幸被搶救起來。在春荒的時候，貧農缺糧食，社裏撥出三千四百斤糧食接濟缺糧戶。張扁則就在中農面前挑撥說：“把這些糧食都叫他們（貧農）弄走了，咱們省吃儉用是傻瓜。”社裏有的貧農管不起羊工吃飯，他又在中農社員中說：“貧農啥時也有理，就是咱們中農倒霉。”在進行擴社的時候，他在中農中說：“貧農參加社，土地薄，勞力弱，他們進來非把社搞垮不行。”不只是如此，張來全和張扁則還挑撥村同村之間的關係。張來全在記工分配糧食的時候，給沙地堧（張來全所在的村）一些社員多記工分，多分糧食；給西溝村生產小組却少記工分，少分糧食。在包工包產的時候，又倒過來，故意給西溝村的社員產量定得高，工數定得少。以此來賣好本村一部分社員，製造兩個村的不和。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另一個主要手段，就是破壞生產，他們妄想使農民入社之後，得不到生產上的好處，看不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從根本上來搞

垮社。

張來全和張扁則破壞生產，首先是破壞社的生產計劃。一九五四年春耕緊張的時候，張扁則却叫他的一個組，先幹私人的活，故意推遲全組下種時間三天到五天。據他自己供稱，由於推遲播種，全組當年至少減產兩千斤糧食。社內爲了克服社員生產到頂的思想，確定由張扁則組培植豐產地一畝八分，創造豐產經驗。計劃中規定除施足底肥外，再用十四担圈肥點種，每畝栽植玉米一千八百株到兩千株。可是張扁則却不把社的計劃和分配給小組的任務告訴全組，照了他的主意每畝少植四百多株，又沒有用圈肥點種。以致行株太稀，缺苗斷壟，豐產地成了減產地。另外一次，他又在三畝玉米地上过分密植，每畝多植一千多株，以致禾苗瘦黃，造成減產。可是他却推說：“這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結果。”來掩護自己的罪惡活動，並從而破壞中蘇友好關係，增加推廣蘇聯先進經驗的困難。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天中午，山洪暴發，社內新修四十多畝河灘地的石壩有被沖壞的危險。在這緊張時刻，張扁則不僅躺在床上不去堵水，而且家有玉莢稈也不借給社。他不執行社的修渠計劃，阻撓社內統一調配他們隊的勞動力，阻攔他們隊的社員利用星期日休息時間接移菓樹。女社員張富蓮要學鋤苗，他領着男社員故意丟開女社員不管。但女社員有病他却不准假，非叫下地不可，還經常迫使老弱社員做重活。這些都給社帶來直接的危害和損失。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還蓄意破壞社內公共財產。一九五二年張扁則帶領小組在大掌凹摘大蕨，他故意把大蕨撒留在地裏一部分。隔了兩天，羊工到那塊地裏去放羊，羊吃了大蕨，二十多隻中毒，死了兩隻。爲這件事，馬玉興批評了張扁則，但是他仍不去收拾。幾天以後，又毒死了兩頭牛。在買羊的時候，故意買了一些病羊；傳染開了，造成羊羣的嚴重死亡。

張來全還故意混亂賬目，該收的不收，該支的不支，並剋扣貧農社員勞動日，从中貪污肥己，一共貪污了一百七十二元。

張來全和張扁則，又針對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進行破壞。國家實行統購的時候，羣衆說增產糧食，賣給國家，支援解放台灣。張扁則就對社員們說：“國家不在乎咱村這幾顆糧食。”在進行徵集補充兵員工作的時候，恰好全國勞動模範申紀蘭的愛人在部隊立了功，送來喜報，大家準備向她慶功，提高羣衆愛國主義思想。張扁則却放出冷言冷語，諷刺申紀蘭，說她是一個黃毛丫頭，還當什麼模範，勞動要和男的比起來她算個啥。又暗地裏散播謠言，阻攔青年應徵。一九五四年一月，馬玉興在修灘的休息時間，宣傳購買經濟建設公債，張扁則却插進來提出另外一個問題，說只要勞動模範李順達和申紀蘭拿出他們得到的獎金，多參加些勞動，就够買公債了；鬧的社員不再听馬玉興關於購買公債的宣傳，也不修灘了，却給李順達和申紀蘭算開了賬。這時候，

張扁則就站在一旁看笑話。

張來全和張扁則破壞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案件的公審，教育了羣衆，也教育了黨員和幹部。西溝鄉每一個農民回憶起來，都是沉痛地說：“我們過去太麻痺了。”申紀蘭說：“過去，我認爲這兩個反革命分子雖然參加過反革命組織，幹過壞事，但是，今天已經是人民的天下，他們就再不敢做壞事了，特別看到他們能說會算，表現‘積極’，就更加麻痺起來，這樣就給敵人造成破壞農業社的空隙。”社務幹部張起發也檢討說：“黨經常給我們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階級鬥爭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加尖銳了。可是，我總是覺得經過一九五一年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就萬事大吉了，即便反革命分子心裏不服氣，他也不敢亂說亂動。從這次事件中，我深深体会到：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一時一刻也沒有放鬆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而是想盡各種辦法破壞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必須吸取教訓，清醒頭腦，擦亮眼睛，警惕敵人对我們的破壞。”

過去，金星農林牧社有一部分社員，只是悶頭生產，不管社內其他的事情。他們感到：有社務幹部領導，咱听从領導就對啦。農民周仁安說：“我老認爲張扁則、張來全是老社員，況且又是社內幹部，咱是新社員，什麼也得向人家學，根本沒想到什麼破壞活動。沒想到自己是和老虎在一處睡覺！以後可不能袖手旁觀，一定要當農業社的主人，隨時隨地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

清除了混進社裏來的反革命分子，使社鞏固了，社員的生產情緒提高了。社裏把張來全吞沒貧農社員路文全的糧款歸還了路文全。路文全說：“我辛辛苦苦勞動一年，反革命分子張來全改了四個碼子，就被他貪污掉五百斤糧。咱明知道有貪污，去找人家說理，人家叫查賬，我一字不識，怎能看出個情由，只好‘啞巴吃黃連，苦吃苦嚥’！因此自己就產生了退社的思想，生產也不積極。現在，人民政府給咱農民把身上壓的一塊石板揭了，所以幹活就輕鬆愉快了！”

（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經補充修改）

一個漏網地主混進光明第一農業社 進行破壞的種種手段

王 楓

陝西省咸陽縣蘇家鄉李都村光明第一農業社，自從建立起來就不斷發生問題：今天社員要分社，明天社員要退社，社的領導工作人員不團結，社管理委員會開會就吵架，生產沒人負責領導，社員消極悲觀，生產勁頭不大……。原因究竟在哪裏呢？最近人們才明白：原來是一個漏網地主混進社來進行陰謀破壞的結果。

這個漏網地主叫趙柱石，解放前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二畝，全家五口人沒有一個參加勞動，長年僱着兩個長工，農忙時還要僱短工；每年平均放出五、六十石糧食的高利貸，不知剝削了多少農民。

李都村實行土地改革時，趙柱石爲了逃避鬥爭，想出了各種辦法隱瞞他的地主成份。當時由於村工作人員和羣衆政治覺悟低，受了趙柱石的欺騙，在劃分階級成份時，給他訂了個“小土地出租者”，僅徵收了他一百二十五畝土地。這個狡猾的地主階級分子，就這樣漏了網。以後，他還是照常僱工、放賬。

一九五四年夏收後，李都村開始建立光明第一農業社。

這使得趙柱石不安起來，因為大家要都參加了農業社，他就僱不到工，高利貸也放不成了。怎麼辦呢？他日日夜夜地盤算：村裏要數自己有文化，如果能趁機會混進農業社，想法當個社主任，就有辦法了。於是，他就假裝積極，第一個報名入了社，並在入社報名大會上講了他“說服全家人同意入社”的經過。以後他又經常向羣衆說：“領導農業社不簡單，沒有點文化知識可不行啊！”他想用這些話欺騙羣衆，達到當選社主任的目的。由於他欺騙的結果，在選舉社幹部時，羣衆雖然沒有選舉他當社主任，卻選他當了社的管理委員會委員兼會計，這樣，他就混進了社的領導組織。

但是趙柱石的野心並沒有死。爲了奪取社的領導權，他又挑撥社員之間的團結，製造社內的分裂。李都村共分南北兩個村，南村社員較多，有四十多戶；北村社員較少，有十幾戶。由於建社工作組的工作做得不夠，選舉的三個正副主任都是南村人。趙柱石抓住這個機會，在選舉後，連續就召集北村的社員（趙是北村人）舉行秘密會議，他煽動大家說：“社裏選的三個主任，北村沒有一個，這下大權都掌握在人家南村手裏了！論牲口，論農具，咱北村都比南村強，我看不如趁早和南村分社，免得受人家的欺負！”經過趙柱石再三挑撥，一些社員同意了分社。有幾戶社員在趙柱石的陰謀指使下，就到南村找社主任提出分社，要牲口和農具，並爭吵着牽回去了原來由北村調配到南村生產組的一頭牛。一

時鬧得社內混亂起來，許多社員也沒有心情下地生產。更毒惡的是，當建社工作組和社主任到北村了解要分社的原因，準備處理這個問題時，趙柱石又裝出一副笑臉說：“社還是不分好，南村生產組少了一頭牛，把我那一頭牛牽過去補上。”建社工作組和社幹部們對趙柱石一手製造的這個鬼把戲，當時沒有看清楚。他們為了解決北村要分社的問題，經過研究和社員們開會討論，立即補選了北村社員積極分子趙勝義擔任副主任。這樣，分社的問題算是平息了。

趙柱石製造分社的陰謀沒有實現，接着更陰險地挑撥社內正副主任之間的關係，企圖把社搞垮。社主任楊秉彥是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一貫積極熱情，極力想把社办好，只是工作方式簡單；另一個副主任馬天昇，也是老实農民，生產很積極，但因為自己沒有被選上主任有些不滿意。趙柱石看準了這一點，就設法拉攏利用馬天昇，打擊楊秉彥。他對馬天昇說：“二哥，要說領導生產，你可比楊秉彥強得多，這回沒有選你當主任，是人家楊秉彥在社員裏活動了。我為這事氣的幾個晚上都沒睡好覺。”馬天昇听了這些話，就越發對楊秉彥不滿。趙柱石趁機會又說：“今後咱們應該團結在一塊，對社裏的事多提些意見，給他楊秉彥個樣子看看！”經過趙柱石這麼三說兩說，馬天昇便上了圈套。從此，趙柱石經常去找馬天昇，給他出主意打擊楊秉彥。社管理委員會開會時，楊秉彥發表任何意見，趙柱石和馬天昇都找各種藉口反對；馬天昇提出任何意見，趙柱石都極力支持。去年冬天，